

# 日本的民族認同

## 從「出雲民族」案例看多元民族國家觀的建構

岡本雅享\*

### 〔摘要〕

「民族(みんぞく)」一詞是 19 世紀末做為「nation」的譯語所創造出的詞彙，此前在東亞世界不存在「民族(みんぞく)」的概念。高舉王政復古以圖加入近代國家的日本，從神話尋求民族起源，雖然創造出「大和民族」的概念，但回溯古代的民族設定也同時誕生「不歸順」大和民族的出雲、蝦夷、熊襲等民族。以如此混和民族論為主流的日本中，為何在戰後為轉為單一民族論呢？筆者認為其中也有環繞著現代日本人的民族認同與民族認定的問題之根源。本文從出雲民族論的視角，掌握以大和為中心的 nation building，理解日本人內部的多元性，再探討一種「立基於民族融合的克服以及多元國家觀」的民族意識的再建構。

〔關鍵字〕複合民族、單一民族、大和民族、出雲民族、愛奴民族、民族融合論、多元民族國家觀

---

\* 福岡縣立大學人間社會學部准教授

## Japan's recognition of national or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zumo

OKAMOTO Masataka




### Abstract

In the interests of forging the nation state, Japanese leaders in the Meiji period (1867-1912) created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ancient Japanese texts *Kojiki* (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 written in CE 712, and the *Nihongi* (Chronicles of Japan), written in CE 720. They were originally used a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Oseifukko” (Restoration) which justified the abolition of the shogunate as well as regency rule, and the revival of imperial ru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bout a thousand years. Consequently, and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eiji period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ideology of Japan as a multi-ethnic nation including the Yamato (Tenson), Izumo, Emishi, Kumaso, Hayato, Ainu and other groups was mainstream. However, after 1945,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1960s as Japan entered a period of acceler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resulted in dramatic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references to Japan as a “homogenous country” and “homogenous society” emerged and became dominant. This shift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ir recognition of national or ethnic groups.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illusion of a homogeneous society (also known as the “fusion of ethnic groups” or “melting pot” theory in Jap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multi-ethnic identity comfortable with its internal diversity, and able to acknowledge groups such as the Izumo which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cultures and language from the majority Yamato people.

**Keywords: multi-ethnic nation, homogeneous society, the Yamato, the Izumo, the Ainu, melting pot theory, ethnic diversity**



# 日本における民族の承認

## 「出雲民族」論からみる多元民族国家観の構築

岡本雅享

### 【要旨】

「民族」は 19 世紀末、「Nation」の訳語として創られた言葉で、それまで東アジアに民族という概念は存在しなかった。古代の王政復古を掲げて近代国家の仲間入りを図った日本では、民族のルーツを神話に求めて大和民族という概念が創り出されるが、古代に遡る民族設定は大和に「服わぬ」人々とされた出雲、蝦夷、熊襲等の民族も同時に生み出した。そうした混合民族論が主流だった日本で、戦後単一民族論が広がったのはなぜか。そこに現代日本人の民族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民族承認をめぐる問題の源泉もあると思われる。大和中心の Nation Building を出雲民族論の視点から捉え直し、日本人内部の多様性を解き明かし、民族融合論の克服と多元国家観に基づく民族意識の再構築を論じる。

キーワード：複合民族、単一民族、大和民族、出雲民族、アイヌ民族、  
民族融合論、多元民族国家観

## 前言

《民族學界》本期主題〈民族認定〉相當於日本的「民族承認」。1980年，日本政府否定愛努民族的存在；到了2008年，才承認它是原住民族。這次民族承認似乎影響到不少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感。但迄今為止，政府還沒有承認過50多萬的日本國籍朝鮮民族的存在。為什麼日本如此頑固的拒絕民族承認呢？在20世紀前期，日本論壇的主流提倡「複合（混合）民族論」，可是到了80年代，首相聲稱「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我認為在這種民族觀念的變化過程中，能看到日本民族承認問題的歷史源流。19世紀末，當日本出現「民族」一詞以後，1888年「誕生」了第一個「大和（やまと，Yamato）民族」，1996年「誕生」了第二個「出雲（いづも，Izumo）民族」。本篇論文將概觀上述「誕生」的經緯，以「大和民族」和「出雲民族」為中心，研討日本的民族認同問題<sup>1</sup>。

### 一、愛努民族承認帶來的意識混亂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在第27條規定了有關「人種的（ethnic）、宗教的、或語言的少數人」的權利。批准這個盟約的日本

---

<sup>1</sup> 當代台灣使用「國族」和「族群」這兩個日本沒有的漢字用語（和概念）。本論文使用的「民族」，有些也許相似於台灣的用法，但是本論文的行文，是直接按原著的發言和日本的用法，不加改變。日語的「人種」是「race」的翻譯，相當於漢語的「種族」。但日本也有「種族」一詞：政府在1970年代，為了翻譯國際條約的「ethnic minority」，用過「種族」，但是現在一般社會不通用。現在表示「ethnic group」時，一般譯為「民族集團」。此外，關於在日本被稱呼為「先住民（indigenous people）」或「先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的「原住民（族）」和「種族」的用法，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基本上依照聯合國的官方用法。

政府在 1980 年對聯合國表明「我國不存在本盟約規定的少數人」<sup>2</sup>。關於愛努 (アイヌ, Ainu) 民族，政府主張「由於明治維新以來，交流系統的迅速發展，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已經很難找到自己的特點。」關於朝鮮民族，政府主張「他們是外國人，沒有日本國籍，所以不屬於第 27 條規定的少數人」。<sup>3</sup> 1986 年 9 月，中曾根康弘總理曾講過：「日本是個智力水平相當高的國家。美國有相當多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等，平均起來智力水平非常低。」又說：「日本是個單一民族國家，所以容易進行教育」。這樣的發言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批評。美國黑人企業家和團體等在 *New York Times* 上聯名登載了廣告，說「單一民族社會比複合民族社會更優秀的想法，就是最惡劣的種族 (racial) 歧視」。〔失言王認定委員 2000：186-187〕

中曾根發言後的翌 (1987) 年起，北海道ウタリ (Utari) 協会 (2009 年以後改稱「北海道アイヌ (Ainu, 愛努) 協会」)，開始派遣民族代表到「聯合國原住民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每年參加起草〈原住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工作，因此愛努民族在世界上越來越引人注目。聯合國在 1992 年末，舉行「世界原住民年」的開幕儀式時，ウタリ (Utari) 協會的野村董事長作為世界 18 個原住民代表中的一個，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從此，日本政府再也不能公開否定愛努民族的存在了。<sup>4</sup>

到了 2008 年，北海道洞爺湖 G8 高峰會議 (34th G8 Summit) 召開之

---

<sup>2</sup> 聯合國文件 (UN DOC.) CCPR/C/10/Add.1, 14 November 1980

<sup>3</sup> 聯合國文件 (UN DOC.) CCPR/C/SR.324, 10 November 1981, par. 46, 47

<sup>4</sup> 1992 年，日本政府表示「愛努人還保持獨自的宗教、語言和文化，也許可以稱為少數民族」 (聯合國文件 CCPR/C/70/Add.1 March 1992)，但是直到 2008 年，還沒有承認過它是「先(原)住民族」。

前的6月6日，日本國會通過「要求政府承認將愛努民族作為先住民族的決議」<sup>5</sup>。當天官房長官隨即發表談話，承認愛努民族是「先住在日本列島北部週邊（特別是北海道），具有獨自語言、宗教、文化的先住民族」<sup>6</sup>。

這一正式的民族承認似乎影響到了不少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感。對上述的〈先住民族決議〉，在網路上出現了這樣的發文：

到上週為止，日本還是個單一民族國家。……不管如何，日本是個成功完成了國民統合的國家，愛努、琉球也只不過是地方傳統文化而已。……可是現在，那種狀況改變了。……在「國民」與「個人」之間，突然出現了「民族」。……這可能是遠比改變憲法更能深刻影響國家性格的事情。<sup>7</sup>

這篇發文認為日本好不容易完成了國民統合，形成了單一民族國家，將「民族」的差異轉化成地方文化，可是一旦重新實施民族承認，就將破壞國民統合。

從這個時候起，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感好像開始混亂。比如在2010年春天，在網路匿名公佈欄「2channel」上開始出現諸如以下的言論：

「如果愛努是愛努人，我們到底是什麼人？日本人嗎？」

---

<sup>5</sup> 〈アイヌ民族を先住民族とすることを求める決議案〉，衆議院、參議院，兩議院一致同意通過。衆議院決議：[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gian.nsf/html/gian/honbun/ketsugian/g16913001.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gian.nsf/html/gian/honbun/ketsugian/g16913001.htm)；參議院決議：<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ugoki/h20/080606-3.html>。

<sup>6</sup> 〈「アイヌ民族を先住民族とすることを求める決議」に関する内閣官房長官談話〉：<http://www.kantei.go.jp/jp/tyokan/hukuda/2008/0606danwa.html>。

<sup>7</sup> 2008年6月14日發表於Yahoo!ブログ，原發文者「ユウ」：[http://blogs.yahoo.co.jp/uni\\_21st/21986217.html](http://blogs.yahoo.co.jp/uni_21st/21986217.html)；轉引自2008年8月12日「Global Voices」網站，*Ainu recognized as indigenous people*，發文者Hanako Tokita：<https://globalvoices.org/2008/08/12/japan-ainu-recognized-as-indigenous-people/>。

「如果說愛努人不是日本民族的話，琉球，蝦夷，熊襲也應該是別的民族。」

「如果在日朝鮮人歸化(取得日本國籍)的話，他們是否就變成了『日本民族』呢？」

「沒有『日本民族』這種概念。要說民族的話，應該是『大和民族』。」

「在日本，民族概念不存在，都是日本人。」

某教育出版社為響應〈先住民族決議〉的精神，將〈愛努民族的自尊心〉的專欄短評編入了小學社會科教科書。在接受報社採訪時，其編輯指出：「至今還有些人錯誤地認為日本是個單一民族」（2010年3月31日，每日新聞）。以上出現在網路上的言論就是對這個採訪報導的反應。

這裡，稍微提及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日朝鮮人的情況。1952年4月，日本政府宣告在日朝鮮人和台灣人的日本國籍失效。此後，因為日本國籍法採用血統主義，而且當初日本政府對「歸化」（取得日本國籍）申請者，明確要求必須改變朝鮮和漢人姓名為和式姓名，所以很多朝鮮人不願意申請歸化。<sup>8</sup> 時代推移至今，在日本的100萬朝鮮民族，已經過半數取得日本國籍，但是日本政府依舊不承認有朝鮮民族。

民族概念的混亂，不僅止於一般人。比如，2001年，面對北海道愛努協會的詢問，外務省和國土交通省回答說「在日本，不存在多數民族的名稱」。2007年2月，文部科学大臣（教育部部長）伊吹文明（京都出身）

---

<sup>8</sup>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政府對「歸化」申請者，在表面上不要求改變姓名，但是在政府規定的「人名漢字」裡沒有的姓（例如「姜」）仍不能用。



則說「大和民族一直統治日本國，這是歷史上無疑的事實」。<sup>9</sup>

現代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感，為什麼隨著愛努民族的民族承認而混亂呢？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溯到日本建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 19 世紀後期。

## 二、民族概念的出現和複合民族論

「民族」一詞，是日本在 19 世紀 80 年代末，為了翻譯英語和法語的「Nation」而創造的漢字用語。〔岡本雅享 2014：2-6〕在此之前，東亞不存在「民族」的概念。日本在建立近代國家的過程中，以 712 年的《古事記》和 720 年的《日本書紀》當中的神話作為民族的起源，創造了「大和（天孫）民族」的概念。同時，在「民族」創造的過程中，也創造出了「出雲」、「蝦夷」（えみし，Emishi）、「熊襲」（くまそ，Kumaso）、「隼人」（はやと，Hayato）等等，這些在古代不能完全包含於「大和」世界的諸「民族」。

在大日本帝國時期所說的「日本民族」，係指上述的原居於本州、九州、四国等地的諸民族，再加上琉球、愛努、漢、朝鮮等民族，而構成的複合民族。基於這種概念而制定的國策，在當時正好相應於：建立多民族的大日本帝國、宣傳「五族協和」的滿州國、以及「大東亞共榮圈」。

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的言論主流卻轉換成「單一民族國家論」，說「日本是個從太古以來沒有與外部世界接觸過的閉塞的島國，是一個均質性與統一性很高的單一民族社會」。研究這個過程的小熊英二，在其《單一民

---

<sup>9</sup> 2007 年 2 月 26 日，《朝日新聞》。

族神話の起源》中指出：在戰敗後普遍流行「一國和平主義」的日本社會，人們喜歡這樣的自畫像，即「這裡不含有異質的人，因此能保持島國的平穩」。〔小熊英二 1995：339-340、345〕在大日本帝國建立過程中，日本不間斷地併吞琉球王國、アイヌモシリ（Ainu Moshiri，愛努地域）、台灣、大韓帝國，而擴大領土，所以包含在「日本民族」內的諸民族也不斷地增加。戰敗後，因為日本失去了殖民地，所以大約占帝國人口 30% 的朝鮮人、台灣人脫離了出去，而日本人似乎也因此停止了複合民族概念的思考。

回到戰前以複合民族論為主的時期，檜山銳說：

如果去日本全國旅行，你應該會發現，九州和關西，東北之間，或在九州內（九州南部和北部），都存在容貌、語言、性情、風俗習慣上的很大差異。一看他們的皮膚顏色、臉型、骨骼等，就能識別大和、蝦夷、熊襲、筑紫（ちくし，Chikushi）等民族。

〔檜山銳 1904：43-44〕

歷史學者喜田貞吉（1871-1939）也指出：「如果你去許多人參加的集會，一看就知道日本有各種各樣的容貌，不同的種族。」〔喜田貞吉 1916/1980：49〕這種看法，在戰後流行「單一民族國家論」的日本社會，不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最近分子生物學上的幾個發現，證明原來他們的觀察並沒有錯。分子生物學者崎谷滿（醫學博士）指出，到了 21 世紀，發達的分子人類學 DNA 多型分析，闡明了日本列島的本州、九州、四國是 DNA 多樣性相當高的地域。〔崎谷滿 2008：153；2009：63〕分子人類學者篠田謙一（醫學博士）也說明，根據粒線體 DNA 和 Y 染色體 DNA 的單倍型類群（Haplogroup，粒線體與 Y 染色體的 DNA 排列特徵相似的人們）分析，日本列島居民的起源分散在大陸廣大的地域，他們是在各個時期，從不同

的途徑遠道來此。所以，結論應該是，日本是由不相同的複數集體而構成的多民族國家。〔篠田謙一 2007：136、143、157、204-205〕篠田的分析圖（現代日本人粒線體 DNA 的多樣性）清楚地表明，日本列島居民的單倍型類群確實是多種多樣；比如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來源的 D（40%，分佈在中央亞到東亞），南方來源的 B（13%，分佈在東南亞到南太平洋的廣大地域）和北方來源的 G（7%，在北西伯利亞的原住民族裏比較多）（圖 1）<sup>1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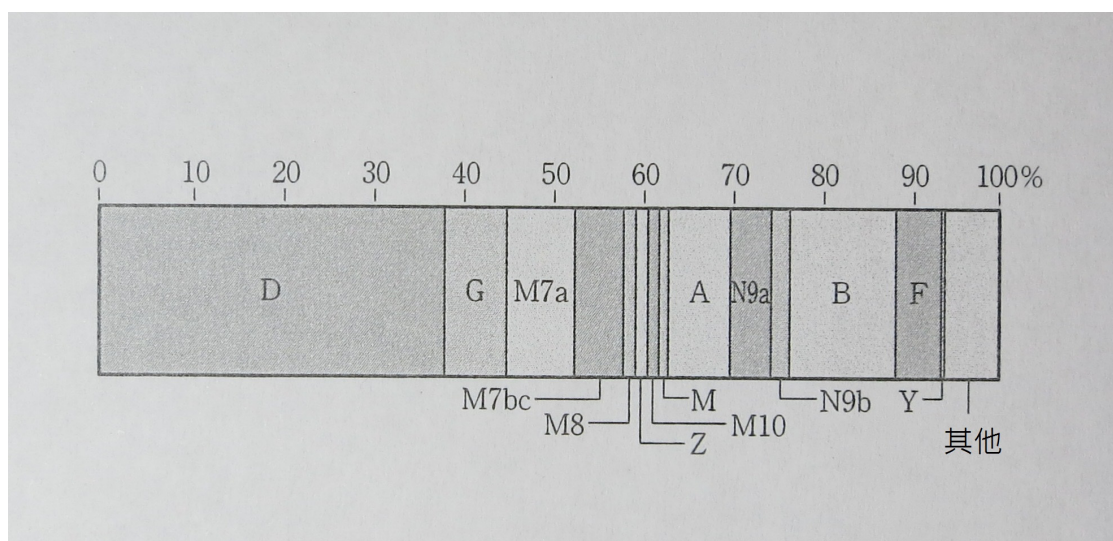


圖 1：現代日本人粒線體 DNA 的多樣性

再看語言方面。語言學者真田信治指出：菲律賓有 100 多種語言，台灣也是多語言多民族社會，而極北地區亦有各種各樣的民族和語言，所以位於其中的日本列島也不可能是單一民族、單一語言社會。〔真田信治 2002：4〕實際上，到 19 世紀末，日本還是個「語言不通的列島」。明治時代初期的文部少丞西瀨訥說：

「(日本) 東部跟西部語言不相通，現今可以說陸羽人(陸奧・奧羽國人=東北人)跟薩隅人(薩摩・大隅國人=南九州人)

<sup>10</sup> 本圖取材自《朝日新聞 GLOBE》62 号(2011 年 5 月 1 日)「日本人の起源」特集。網路版：<http://globe.asahi.com/feature/110501/memo/02.html>。

語言完全不通」，

「許多奧羽人要跟上國人(關西人)談話時，還是語言不通」，

「找不到像日本國這樣，東西不過六百里(不包括北海道)，  
卻語言不通的國家」。<sup>11</sup>

現在日本人使用的「標準語」是 20 世紀初創造的人工語言，這種語言，以很少有人使用的「住在東京山手一帶的，有教養的中流家庭的語言」為基礎。明治 33 (1900) 年，小學開始設置「國語」課程。1903 年第一次發行了以「有教養的東京人的口語」(以後定義為「東京山手一帶的中流家庭的語言」) 為基礎語而編寫的國定第二期教科書《尋常小學讀本》。1913 年，國語調查委員會公佈了以東京山手語為基礎的《口語法》。〔倉島長正 1997: iii、46；山口仲美 2006: 171-172；安田敏朗 1999: 101〕

不過，學校國語教育不能完全消除語言的多樣性。戰後的 1961 年，到松江(出雲)赴任的朝日新聞分局長佐藤鐵夫說：「我搬到松江已經 4 年，年輕人說的話還可以聽得懂，但是跟老人們談話的時候，常常一半以上聽不懂。」〔佐藤鐵夫 1961〕

日語學者金田一春彥指出，如果把日本的關東方言、關西方言、北奧方言、南九州方言等搬到歐洲，他們都會被認定為獨立語言。〔金田一春彥 1988: 59〕

新田均指出，沒有當代「國家」意識的江戶時代，人們所說的「國」

---

<sup>11</sup> 明治時代初期的發言，刊載在《文部省雜誌》(1873 年 7 號，1874 年 1 號)的〈說諭〉當中。

指的就是每個「大名」（日本封建武士領主）統治的「藩」。別的藩就是「外國」。江戶時代末，也有過「藩」之間的大戰。那個時代，讓四分五散的列島人民，都能懷抱有「為了建立民族國家有必不可少的統一認同感」，是非常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明治政府採用了「比封建時代還舊的『記憶』」：就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寫的「在一個天皇之下統一全國」的古代故事。〔新田均 1999：15-21〕

### 三、「大和民族」的誕生

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將《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神話，視為日本的民族起源，企圖培養國民（皇民）意識。1867（慶應 3）年 12 月 9 日，討幕派（反德川政權派）發動政變，宣布「王政復古」，在「萬事按照神武創業之始」的口號下，宣告廢絕「幕府」（德川政權）和（朝廷內的）「攝政」。「王政復古」的目標是否定幕府統治。不過，即便將歷史退到鎌倉幕府（1192 年成立的源政權）之前，也不能取得恢復王政的正當性。因為天皇的政治權力，早在 866（貞觀 8）年藤原氏取得攝政以後，已有名無實了。而且一般認為藤原氏的興盛從 645（皇極 4）年的政變（藤原鎌足，之後進行所謂「大化改新」）開始。所以為了否定攝政，完全恢復天皇的絕對權力，他們要追溯到日本最古的文獻《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寫的（但並不存在於日本文獻記錄的）傳說和神話時代。〔井上勲 1991：334-341〕這樣，為了恢復天皇的絕對權力，討幕派決定追溯到虛構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即位的「古代」（神話時代），並建立了「近代」民族國家。

在《古事記》中出現的第一代天皇是「神倭伊波禮毘古」（かむやまといわれひこ，KamuYamatoIwareHiko；《日本書紀》則記為「神日本磐

余彥」)，而「神武」是後來人們給他起的漢式名字。明治政府按照《日本書紀》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換算成太陽曆(公元前 660 年 2 月 11 日)，制定了「紀元節」，這就是沿用至今的「建国記念之日」。1889 (明治 22) 年的紀元節，政府發佈「大日本帝國憲法」，在第一條即宣告了「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其後，政府開始貫徹「天皇是在日本正統的統治者」的教育。在這之前一年，社會上出現了「大和民族」的說法，這種說法看起來源於「神武天皇」的原名「かむ『やまと (Yamato=倭、大和)』いわれひこ」。

小島烏水 (1873-1948) 曾敘述，普及「大和民族」這個用語的人是創刊《日本人》雜誌，推廣國粹主義的志賀重昂 (1863-1927)。依我的淺見，志賀在明治 21 (1888) 年 4 月出版的《日本人》第 2 號，初次使用「大和民族」。所以在此之前，不存在叫「大和民族」的民族集團名稱和民族意識。

「大和」一詞，初見於 757 (天平寶字 1) 年實行的「養老律令」〈田令〉第 36 條。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裡，不存在「大和」這個詞 (它們用「倭」或「大倭」)。在過去，「倭」、「大倭」、「大和」都念「Yamato」。千田稔 (奈良県立図書館館長、文学博士) 認為，這個詞原來意味著「山門 (Yamato)」或「山処 (Yamato)」，跟「山邊」是相同的地名。〔千田稔 2007 : 8-9〕這個「大和」位於現在的奈良縣北部，在江戶時代只是五畿七道六十八國之一的國名而已 (圖 2)<sup>12</sup>。

<sup>12</sup> 「天保年間國郡全圖：總圖」，繪於天保 8 (1837) 年。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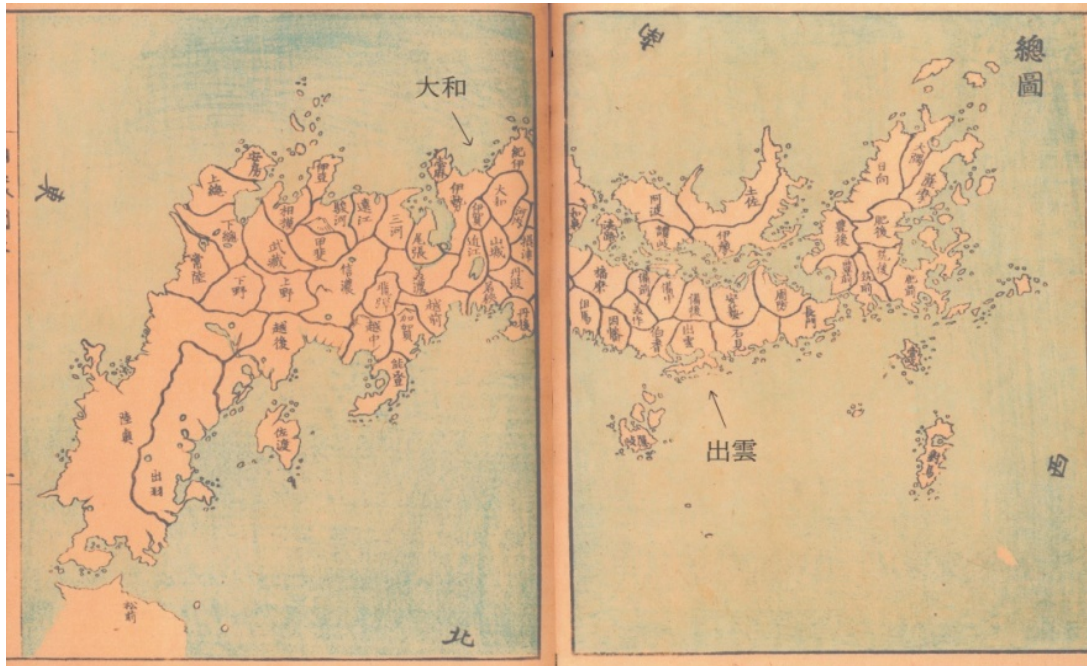


圖 2：天保年間國郡全圖：總圖

「大和民族」，別稱為「天孫民族」。松本芳夫（1893-1982）在 1954 年說：

天孫民族又稱為大和民族，是構成日本民族的主體。……按照神話，高天原（天上）有以『天照大神』（太陽神）為中心的神，稱呼為『天津神』（天上神），在葦原中國（地上界）有以『大國主神』為中心的神，稱呼為『國津神』（地上神）。天照大神逼迫大國主神說：「你所有的國土是應該由我們的子孫來統治，所以要奉獻給我們」。經過幾次交涉，大國主神同意讓國，而帶領自身一族隱退了。因此，天照大神下令皇孫（瓊瓊杵，ニニギ=Ninigi）帶領諸神，由天而降。這就是我們皇室的起源，也是天孫民族的由來。

〔松本芳夫 1954：46〕

天照大神是大和人的最高神，大國主神是出雲人的最高神。按照這個

神話，皇室的起源，天孫（大和）民族的由來都起因於出雲的讓國。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神話之中，有關出雲的故事非常多，佔 30-40%。而且，如果把上述的「讓國神話」轉化成現實的話，意味著大和人祖先過來之前，有過出雲人祖先統治的國家，而後來的大和人征服了出雲，掌握了統治權。於是，出雲人是原住民族的看法由此而生。

歷史學者門脇禎二（1925-2007）認為，古代的出雲和大倭（大和）都具有相當於「王國」的三種條件—①王權和統治組織，②統治領域，③統治理念—而出雲，除了蝦夷、熊襲、隼人的領域（東北和南九州）之外，是最晚接受大倭（大和）統治的地域，其年代最早恐怕也在 6 世紀後期，很可能是 7 世紀初。〔門脇禎二 2000：39；1990：30-36〕在 927 年完成的「延喜式」之「神名帳」中，出雲國的神社有 187 座，在 68 國之中，次於神社數量最多的大和國和居次的伊勢國。以意宇地方（出雲的東部）作為根據地的出雲王（出雲國造的祖先），其後代接受在倭（大和）政權下的「國造」地位，也保持並掌握了出雲國內所有神社的祭祀權。在政教合一的古代，主要神社的數量與政治勢力的大小成正比例。到了 10 世紀，出雲還保持如此之多的主要神社，說明出雲服從大倭（大和）的時代，不會很早。

出雲還擁有和《古事記》《日本書紀》同時代的日本最古文獻，即 733 年完成的《出雲國風土記》，其中記載了與《記紀》的大和神話不相吻合的出雲神話。例如大和神話說「大國主神」是「天照大神」之子孫，但在《出雲國風土記》中兩神毫無關係，「天照大神」並沒有出現。在《出雲國風土記》中，「大國主神」是被稱呼為「所造天下大神」的（創造地上界的）「大神」。還有，出雲神話中，雖然「所造天下大神」表明將自己掌握的「葦原中國」統治權讓給「皇孫」，但同時又宣告繼續統治出雲國。〔萩



原千鶴 1999 : 43 , 45 ) 也就是說，他沒有讓出出雲國，沒有退隱。

#### 四、「出雲民族」的誕生

喜田貞吉 (1871-1939) 在 1915 年的〈日本太古の民族について〉(關於日本太古的民族) 一文中講到：「依照古傳說和古代記錄，我們也不能說，唯有從高天原降臨的天孫系統的人們才構成整個日本國民」。他說原住民 (出雲系統的民族) 和夷人或歸化人的子孫也構成日本國民之中的相當部分。〔喜田貞吉 1915/1979 : 17-18〕松村武雄 (1883-1969) 也在 1958 年的〈天孫民族系神話と出雲民族系神話〉(天孫民族系統神話與出雲民族系統神話) 中指出：日本神話由「天津神」和「國津神」兩種範疇構成，這兩種神話在性格、觀念、信仰、文化環境上，有明顯的差異，所以「這些因素無疑證明，這兩種範疇的神話群是由不同的衆民族來創造的事實」。〔松村武雄 1958〕

那麼「出雲民族」一詞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的呢？以己之見，「出雲民族」一詞的首次出現是 1896 年笹川臨風 (1870-1949 ; 原名笹川種郎) 所著的〈出雲民族興亡史案の卷首に書す〉(寫在「出雲民族興亡史」提案的卷頭)。笹川在 1898 年的《日本地氣論》中也講到「出雲民族」。他說：「在古昔，地氣最盛的是背面的日本 (本州北岸地域)，以出雲為核心，對其民族暫且命名為『出雲民族』，「天孫人種與出雲民族互起衝突」，「後來，天孫人種戰勝出雲民族」。〔笹川種郎 1898 : 54、59、97〕這樣，「出雲民族」一詞及其觀念是在「大和民族」這個概念誕生 (1888 年) 的 8 年之後出現的。

到了 20 世紀初，出雲民族的意識在出雲人自身之間普及開來。1921 年 4 月，岡垣義人在《神日本》第 3 號發表〈出雲民族の爲めに〉<sup>13</sup>一文。他對樋口麗陽在〈出雲所感〉<sup>14</sup>（載於《神日本》創刊號）一文中對出雲人的愚弄，表達了強烈憤慨，並宣告「我作為出雲民族的



圖 4：《出雲民族》之封面



出雲民族の爲めに

出雲大社を以て神様のぬけ殿と罵倒した樋口麗陽氏に報ゆる第一弾

岡垣義人

郷土の人達よ、侮しはをいのか。今や明に吾人は淫靡された。樋口麗陽と云ふ一文の爲めに吾人の祖先は汚され吾人の生活は傷けられ吾人の郷土は汚されたのだ。吾人の奉仕する出雲大社は神様のぬけ殿と罵倒せられ吾人の郷土は『現代文明に置き去られた』と皮肉くられ吾人の民権は出雲人の悲鳴を嘲笑せられた。

郷土の人達よ、淫靡を感ぜまいのか。之れ唯一狂人の聲と思ふのか。それ程出雲民族は知覚神様が癡癡してゐるのか。無意義な闘争なら速かに止めよ、知覚癡癡から速かに興業を振れ、三年の昔日からは十拳を掲げて一刀斷にすべき處今は萬年華の端に『吾人を辱めた』徒らして其の暴言を駁し其の罪を訂正し解せしむべきである。

郷土の人達よ、余は出雲民族の人として此處に彼の罵倒に對して五萬の吾が出雲民族の余先鋒となり第一弾を送り以て宣戰の布告を成す。老いも若いも男も女も共方、我々が郷土の爲めに之の戦に參加し余の第一弾に意義あらしめん事を切に望む次第である。

大島居戸頭廢の標的として、樋口麗陽氏を下、足下が本誌創刊號に書かれたる『出雲所感』は明らかに我儘勝手な愚弄である。心行く迄罵倒し盡したものである。先づ頭廢の氣に包まれた大島居戸頭下は社廟前庭の宿屋や飲食店、休憩所、雜貨店、菓子屋などの建物は日本に果ては美しい殖民地へでも連れて來られた様な氣がした。云つた。ある程それは同感だ。實際汚い雨風に洗ひ洒され吹き飛ばされた建物の見た者は散て東部の銀座や原宿道路まで東京驛や海上ビルディングを見馴れ返る足下ばかりでなく、誰しもうした感に思はずに違ひないけれど、足下は小林徳一郎氏の奉納した日本一の鐵骨コンクリートの大島居戸頭を見ても感心せまいと云ふ此の大島居戸頭のある日本最古の社である大社は何んか神様のぬけ殿である様に感じた。しかし之れには同感出來かねぬ。否同感出來兼ねるどころか足下のその早計を推斷は餘りに無學であり餘りに我儘勝手な愚弄であると散て足下之を攻めなければならぬ。

圖 3：〈為了出雲民族〉

一員，願當 50 萬出雲民族的先鋒，向樋口宣戰」。在這篇文章中，岡垣反覆使用了「50 萬出雲民族」的表達方式。從這一人口數來看，他說的「出雲民族」指的就是當時在出雲國（島根縣東部）生活的人。這當然是一種民族認同感的表現。同年 7 月，出雲民族社創刊了月刊雜誌《出雲民族》<sup>14</sup>。

<sup>13</sup> 1921 年 4 月，《神日本》第 3 號，出雲市立中央圖書館藏。  
<sup>14</sup> 出雲民族社發行，島根県立圖書館藏。

從 1934 年到 36 年，曾給《島根評論》寫過 18 次連載〈出雲民族考〉的德谷豐之助，在介紹其寫作動機時說：當代出雲人應該獲得有關出雲民族的正確和詳細的知識；他還說：「當代的出雲人」跟「往昔的出雲民族」沒有大的變化，在體質，骨骼，容貌特徵等生理方面，以及性格方面都有出雲民族固有的特點」。笹川創造的「出雲民族」概念，通過岡垣和德谷那樣本身是出雲人的立論者，促進出雲人自我意識的發展，推廣了出雲民族的認同感。

直到單一民族國家觀流行的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仍可看到有關「出雲民族」意識的言論。比如，中島繁雄在 1979 年的《日本の名前 100 家》（日本的名字 100 家）一書中把「諏訪氏」作為「出雲族的後裔」介紹，諏訪氏的祖先是「出雲族王系統」的「被天孫民族征服的原住民的子孫」。<sup>〔中島繁雄 1979：82〕</sup> 2006 年，びわこ成蹊スポーツ大学（琵琶湖成蹊運動大學）的園山和夫教授在《大阪成蹊学園報 WAVE》中寫到：「我在母親的故鄉出雲出生長大，父親則是大和郡山的人，所以我認為自己是出雲民族和大和民族的混血兒」。<sup>〔園山和夫 2006〕</sup>

## 五、構成出雲民族意識的因素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構成民族意識呢？例如大和民族，有「天皇」、「《記紀》神話」、「太陽信仰」。如果就上述「古代王的後裔」、「創世神話」、「獨特的信仰」這三點來比較，出雲也有「出雲國造」、「《出雲國風土記》神話」、「水神（龍）信仰」。以下，我想就某些構成出雲民族意識的因素做一點論述。

### (一) 古代王的後裔— 出雲國造

門脇禎二指出，日本列島從 4 世紀後期到 6 世紀，並存筑紫，吉備（きび，Kibi），出雲，大和，毛野（けぬ，Kenu）等幾個具有獨立的①王權，②統治領域，③統治組織，④外交機能的地域王國。經過互相交流和爭鬥，其中之一的大和嶄露頭角，到了 6 世紀末或 7 世紀初期，開始統一其它地域王國。（圖 5）<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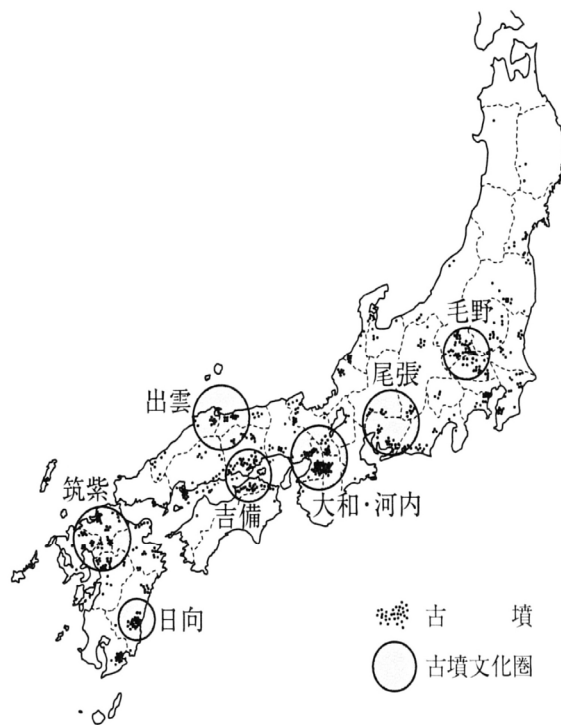


圖 5：4~6 世紀的日本

大倭（和）政權把服從其權力的地方豪族叫做「國造」，將其作為地方官。大部分的「國造」就是這些人。不過，有些「國造」卻跟一般的「國造」不同，保持「半獨立狀態」。他們被認為是原來的「地域王國的君主」。在這種國造中，最突出的存在就是出雲國造。〔門脇禎二 1992：12、14、15、20；瀧音能之 2001：132〕

<sup>15</sup> 近年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所描繪的「4~6 世紀的日本」。取材自大阪書籍株式會社（編），1997，《中学社会》〈歴史的分野〉，頁 32。

第 82 代出雲國造千家尊統（1885－1968）在《出雲大社》一書中說：「國造在大化前代（7 世紀初期以前）掌管一切，包括領有國土、統治人民、掌管政治和祭事（宗教），成為將這些機能世襲下來的地方君主」。〔千家尊統 1968：179-181〕門脇也說，出雲國造是在 6-7 世紀左右，服從于大倭（和）政權而成為國造的古代出雲王的後裔。〔門脇禎二 2000：39〕畿內（大和）政權，隨着引進律令制度（大約 7 世紀中期），廢除國造制度，派遣「國司」（官吏）到諸國，一般說來，使地方豪族失掉了統治權。在這種形勢下，只有出雲國造不僅保持了「國造」的稱號，而且還維持著出雲國內的統治權。出雲國造擔任意宇郡大領，出雲臣一族統治出雲國內各地。不過，被認為在萬世一系的嫡子世襲程度上超過天皇的出雲國造也在 798 年失掉了政治權力，其後作為杵築（出雲）大社的祭主，直至今日專事「所造天下大神」的祭祀<sup>16</sup>（圖 6）<sup>17</sup>。我們以為，在大和神話與出雲神話之間存在的，有關讓國故事的矛盾，是直到 798 年，在出雲國內，國造保持政治權力的歷史事實的反映。



圖 6：出雲大社：天下無雙的大社

<sup>16</sup> 延曆 17（798）年，出雲國造被朝廷（畿內政權）禁止兼任大領（3 月 29 日下達的太政官符），失掉了政治權力。然後，出雲國造從出雲東部的意宇郡，搬到西部的出雲郡，擔任「杵築大社」（1871 年以後改稱「出雲大社」）的主祭人。出雲國造家在 14 世紀中期，分為千家和北島兩家，直到現在還分擔祭祀。德川政權不允許天皇干預政治，所以江戶時代的天皇只能擔任以天照大神為中心的祭祀。江戶末期的天皇，作為失掉政治權利而專司祭祀的古代王後裔，與出雲國造有著類似的境遇。

<sup>17</sup> 出雲大社：天下無雙的大社。取材自出雲大社提供之《出雲大社本殿写真》。

要之，早在古代，國造制度就已消失。其中只有出雲國造到現在還保持著「國造」之稱呼。出雲國造延續繼承歷代國造靈的「火繼式」，神人合一的「古伝新嘗祭」等自古以來的傳統祭祀，在江戶時代，作為唯一的國造，在宗教上享有超過「藩主」的權威。1890（明治 23）年，謁見第 81 代出雲國造千家尊紀的 Lafcadio Hearn（小泉八雲）在〈杵築—日本最古の神社〉（日本最古の神社）中敘述：「昔日，國造的宗教權威遍及出雲國的整個領域。……除了日本以外，這麼被民衆崇拜信仰的人，恐怕只有西藏的達賴喇嘛」。（ラフカディオ・ハーン 2000：149-150）

大和岩雄指出，出雲國造的「火繼式」與天皇即位儀式「大嘗祭」相同，都是為了繼承王權靈統而舉行的儀式。（大和岩雄 2000：472）神火體現出雲國造歷代祖靈的靈魂。國造被認為通過「火繼式」承接祖靈，繼承靈魂，獲得跟祖靈一樣的靈能。同時，作為出雲大神（「所造天下大神」）的祭祀王，出雲國造，通過不斷的奉祀，承接大神的神靈，塑造國造的身體。這就是出雲國造被看作「活神」的原因，也是他的宗教權威的源泉。出雲國造除了從古代不斷的繼承「火繼式」以外，直到明治初期，還維持很嚴格的戒律；例如一生不允許把自己的腳直接觸地，只能吃用神火燒的飯等等。津村淙庵（1736-1806）在 1776（安永 5）年前後寫的《譚海》中敘述：「出雲的國造，受其國人尊敬，如同神靈」。（原武史 1996/2001：52）

Lafcadio Hearn（小泉八雲）在 1904 年的《神國日本》中指出，「至於要說神道禮拜的高級方式，就是將皇室祖先禮拜的方式作為國家的祭祀，……不過這不是日本最古的祭祀。日本的最高祭祀有兩種：伊勢神宮代表的日神（太陽神）祭祀和杵築大社代表的出雲祭祀。出雲的祭祀是遙遠古老的祭祀核心」。（小泉八雲 1904/1932：139）



圖 7: 千家尊福(1845-1918),  
第八十代出雲國造

出雲和伊勢是神道的兩大宗派。當初，明治政府為了排除德川政權擁護的佛教勢力，普及天皇的宗教權威，企圖重用神道勢力。但是，明治 8（1875）年，第 80 代出雲國造千家尊福（1845-1918）對明治政府提出：在神道事務局的神殿中，應該跟天照大神（伊勢大神）同等祭祀「所造天下大神」（出雲大神）的建議（圖 7）<sup>18</sup>。

從此發生 13 萬多人卷入的「祭神爭論」。結果政府排除出雲派的主張，而且在明治 15（1882）年，改變政策，宣告神道的非宗教化。國家把靖國神社代替出雲信仰，作為神道的兩個大支柱之一，開始形成把伊勢和靖國為中心的非宗教性「國家神道」。〔岡本雅享 2014：143〕

## （二）《出雲國風土記》和固有的創世神話

8 世紀前期的諸國「風土記」，除了出雲國以外，都由畿內（大和）政權派的「國司」來主持編輯。可是《出雲國風土記》（733 年編成）卻由出雲國造主持編輯。《出雲國風土記》是在現存的五國《風土記》中，唯一的全本。更重要的是《出雲國風土記》的內容很有特色，有異於其他的《風土記》，它沒有寫天皇的故事，卻記下獨具特色的出雲神話。

因為「大和民族」源出《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以沒有在《記紀》出現的琉球和愛努，自然不會被包含在「大和民族」之內。琉球和愛

<sup>18</sup> 千家尊福（1845-1918），第八十代出雲國造。出雲大社提供。

努都有跟大和不同的，自己的創世神話。出雲也有固有的創世神話，收錄於《出雲國風土記》，叫「國引き神話」（國引神話）<sup>19</sup>。「國引神話」的主角是八束水臣津野（やつかみずおみずぬの=YatsukamizuOmizununo）神。這個神名意味著「長大水路（八束水=Yatsukamizu）」的「大(o)水(mizu)主(nu)」。出雲的創造神是水神，這明顯的表示出雲文化的海洋性。

國引神話的內容是：巨神八束水臣津野，從海另一邊的四個地方，用三股繩，把陸地板塊拉攏而形成出雲國的神話。從新羅的海角（筆者推測是韓國慶尚北道的虎尾串）拉土地作杵築（出雲大社所在），從北方的佐伎國和良波國（隱岐群島中的兩個島）拉土地作狹田國和闇見國，從高志（越）都都岬（能登半島的珠洲岬）拉土地作美保關。以「東亞內海」（自擬名稱，指日本語的「日本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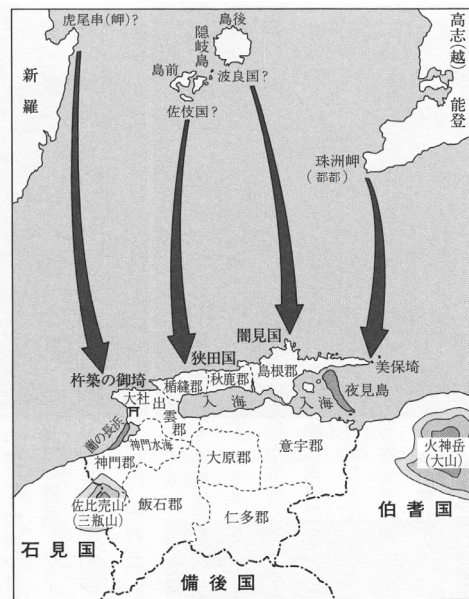


圖 8：國引圖

或韓國語的「東海」) 為舞台，這個出雲獨特的國土創世神話，顯示了出雲跟西方的新羅、北方的隱岐、東方的越，都曾通過海路有密切的來往和交流。我認為「國引」是「那邊的人移居過來」的比喻。出雲的海角（前端）連接著新羅和越（能登半島）的海角（前端）。（圖 8）<sup>20</sup>

<sup>19</sup> 「国引き」神話，沒有常用的漢譯。「国引き」（くにびき），有「將國土拉來」之意。此處的「国」，又有「鄉土」或「故鄉」的意味。如果直接意譯的話，可以譯成「拉國」神話。但日式漢字「国引」的用法，在漢語裡面似已可充份表達意義。因此在本文中直接使用「国引」（國引）一詞。

<sup>20</sup> 「國引圖」。作者修改自三浦佑之，2003，〈古事記講義〉，收入《文藝春秋》，頁 237。



另外，國引神話的舞臺：島根半島和出雲本部，在太古時代沒有陸地毗連，而是海峽相隔（圖 9）<sup>21</sup>。

浪靜的海峽兩岸適於停泊，我估計從朝鮮半島東南部或九州北部出航，航海至本州北部海岸的人，順流到出雲，或逗留、或定居、或再（向越方面）出發。來往「東亞內海」的人，可能順路到出雲，或休息、或補給物資、或作交易。在新羅、九州、出雲、能登之間相連結的內海交流圈中，出雲可以視為一個東西航路的交流點。我認為這是人們很早就開始居住在出雲，形成固有的勢力，同時出雲文化，也通過海路，流傳展開的理由。歷史學者水野祐在《古代の出雲と大和》（古代の出雲與大和）中說，位於沿海的出雲具有海洋性氣候的特性。對馬暖流給海邊的漁撈民和航海民帶來流動性豐富的生活圈，促進了通過海路的來往和交流。古代出雲人覺得給生活帶來幸福的神皆渡海而來，所以有款待外人的心性。〔水野祐 1975：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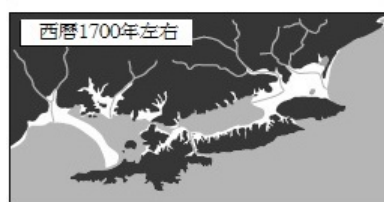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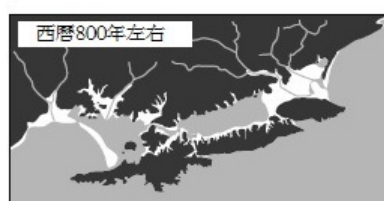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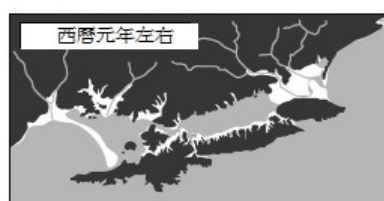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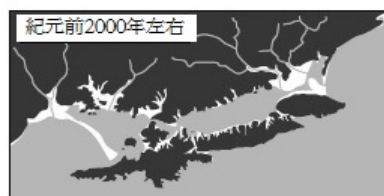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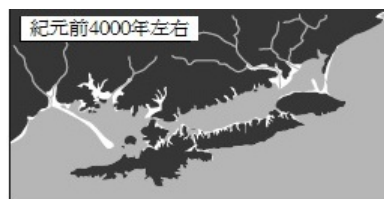


圖 9：出雲地形的變化

### （三）水（龍）神信仰和海洋文化

歷史學者上田正昭指出，相對於從百濟（通過瀨戶內海）到大和的文

<sup>21</sup> 「出雲地形的變化」。中村唯史（島根県立三瓶自然館）繪製。

化，也有從新羅通過「東亞內海」進入出雲的文化。進而，與新羅結合的出雲文化，通過海路，向北方移動到越國，從越國再南下到信州，關東北部。〔上田正昭 1978：161〕語言學者真田信治也指出，有東亞內海特徵的海民文化的許多部分，以出雲為發信基地往北方進展。〔真田信治 2002：25-27〕因此，我們可以說，出雲是往日本列島海路的前沿（**frontier**）。

水野祐又指出，相對於大和跟百濟連接，出雲跟新羅則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出雲文化裏能看到不少新羅文化的影響。〔水野祐 1975：15〕例如，在日本列島內，有不少新羅神社。這些新羅神社被認為是移居到日本列島的新羅人，為了祭祀祖先而建立的祠堂，而大部分的新羅神社分布在本州北岸地區。古代《延喜式神名帳》記載的新羅系統神社一共有 134 社，其中最多有 11 社集中在同一國內，就是出雲國。〔出羽弘明 2004：4-5；內藤正中 1997：34〕

在古代越國領域的石川、福井、富山縣，分佈著代表古代（2 到 3 世紀）出雲文化的墳墓。相對於大和典型的，鑰匙孔型的「前方後圓墳」，這種具出雲特色的海星形狀墳墓，被叫「四角突出型墳丘墓」（圖 10A,B）<sup>22</sup>。這



圖 10A：前方後圓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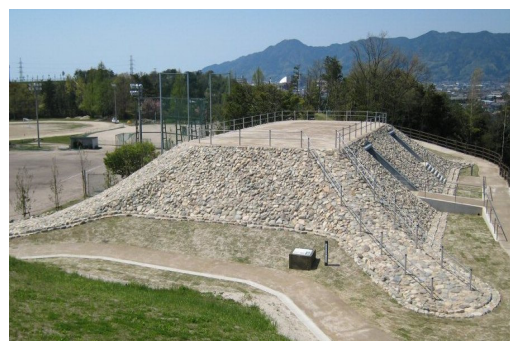


圖 10B：四角突出型墳丘墓

<sup>22</sup> 左圖為「前方後圓墳」（五色塚古墳），神戶市教育委員会提供；右圖為「四角突出型墳丘墓」（出雲弥生の森），渡辺貞幸（出雲弥生の森博物館館長）提供。

種墳墓，並未出現在從越到出雲之間的地方，因此專家們認為它們不是經由陸路，而是通過海路直接傳來的文化。

在古代越國領域內，也有不少「出雲」地名。例如，新潟縣出雲崎町，上越市南本町出雲（舊出雲町），妙高市小出雲（舊小出雲村），見附市市野坪町出雲（舊出雲田莊園）等等。如果在有「出雲」地名的地方，同時存在出雲系統的古神社和出雲神傳說，並且還能發現出雲系統的古代（2世紀到3世紀前期）土器的話，那就很可能是出雲人的移動和出雲信仰流傳的結果。

相對於大和的太陽信仰，出雲突出水神（龍神）信仰。以太陽神（天照大神）作為最高神的大和信仰認為，神世界在天上，而神是從天界降臨。不過，



圖 11：迎神祭

以水神作為建國神的出雲信仰，神世界卻在大海遙遠的彼岸，就像每年在舊曆十月舉行的「神迎え祭（迎神祭）」（圖 11）那樣，神是渡海而來。伊勢神宮的大神面向太陽，向南坐鎮。而出雲大社的大神卻面向海洋，向西坐鎮。可以說，這反映了陸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差異。

## 六、克服民族的熔爐論，建立多元民族的國家觀

我從 1967 年出生時起，就跟生於 1906（明治 39）年，不太識字的祖

母一起生活。即便如此，我也只能聽懂她說話內容的 70% 左右。從別的地方（出雲以外）來的人，更聽不懂她的語言。她要去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就診時，因為那裡的醫生大部分來自外地，所以醫生只能委託我的母親擔任翻譯。另外，我在高中時代（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訪問過出雲民間巫師。當時，我根本聽不懂那位年長女巫說的話，最後只好由她家的女傭人替我翻譯。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說話，卻讓我根本聽不懂」的人，而且對方又不是外國人，是跟自己同鄉的出雲人。我的祖祖輩輩都是出雲人，我自己也在那裡土生土長，可是為什麼聽不懂出雲人說的話呢？當時的我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日語學者金田一春彥在他的「方言區劃圖」中，把東北，出雲和九州的大部分，分類為「外部方言」地區，這些地區大體上跟在《古事記》分類為（對大和）「不服從」的（人民）地域一致。在《古事記》中還有「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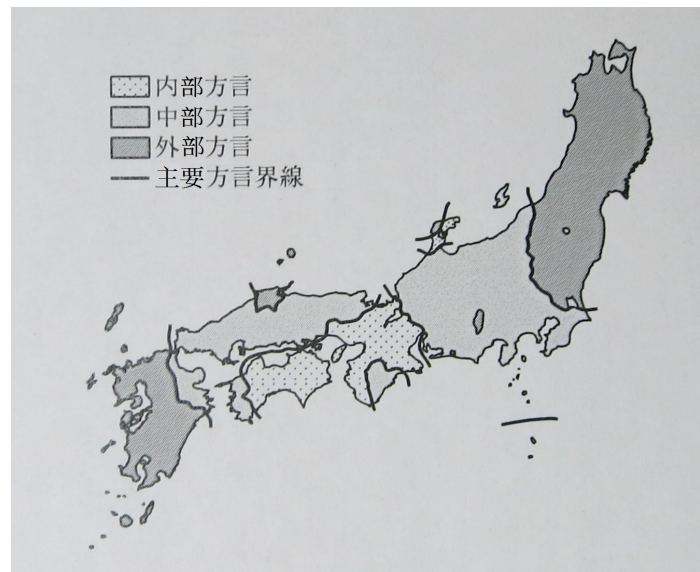


圖 12：方言區劃圖

倭健（やまとたける，Yamato Takeru，《日本書紀》作「日本武尊」）「征討」這些「不服從」地域的蝦夷、出雲、熊襲的故事。同時，被金田一分類為「內部方言」的近畿地區是大和文化、勢力的中心（圖 12）<sup>23</sup>。我認為這

<sup>23</sup> 金田一春彥的「方言區劃圖」，取材自柴田武，1977，《岩波講座 日本語 11 方言》，頁 32。

不是偶然的一致。在東北和南九州，都還存在著蝦夷和熊襲或隼人後裔的民族意識。

日本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為了適應「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企圖構築均勻的社會結構，培養均一性的人才。堺屋太一把這種社會稱為「最適合於規格化大量生產的工業社會」。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的進展，日本「單一民族國家論」也在輿論開始擴散。政府閣僚和國會議員等「關於單一民族國家的發言」屢有發生，他們認為上世紀 80 年代，日本社會的均一性達到了一定水準。1986 年 11 月，在衆議院文教委員會，討論日本政府的民族觀時，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西崎清久介紹說，在文部省認定的課本（《新編地理》第一學習社）中有「單族國很團結，同胞意識也高」的記述<sup>24</sup>。2001 年 11 月，沖繩及北方対策担当大臣尾身幸次說：「因為日本是個單一民族國家，而且是同質性很高的社會，所以有著，比起『競爭』而言，更為重視『協調』的體系。這種特性，在戰後 50 年來，對增強國力很有用」。〔堀内光 2006：44〕

在日本，很多人都說，因為日本是四面環海的島國，在這種孤立的狀況下長期生活的日本人，自然得成為均勻、單一的民族。一方面發展了固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養成了閉塞的性情。不過，這種看法僅僅是虛構或幻想而已。它無視太古以來，對形成列島文化產生很大影響的海洋社會。進而，近代以後，日本國民通過對亞洲廣大區域的進軍與占領，接觸過各種不同的民族。同時，那種均勻社會觀還無視和敵視在日朝鮮人與臺灣人等國內不同民族的存在。我認為這就是日本社會和政府不願意承認多民族的理由之一。

<sup>24</sup> 第 107 回国會衆議院文教會議錄第 3 号，昭和 61 年 11 月 28 日，15 頁。

1986 年 11 月 4 日，中曾根康弘總理在日本衆議院預算委員會表明當時政府的民族觀：「從北方、大陸或南方，很多人進入日本列島，從而融合形成了今日的日本民族。愛努民族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sup>25</sup>。同年 11 月下旬，在衆議院的文教委員會，文部大臣（教育部部長）塩川正十郎也發言說：「我認為，雖然有不少祖先起源……但從文化方面來看，日本民族已經成爲一個民族」（26 日），「現在過着一樣的文化生活，基於這個觀點，可以說，現在的日本列島，只有一個民族。這種解釋也不一定站不住腳。」（28 日）<sup>26</sup>

在 20 世紀前期，日本論壇的主流一般認爲「日本民族」是大和（天孫）、出雲、蝦夷、愛努、熊襲、隼人等多種多樣的民族所構成的「混合民族」或「複合民族」。比方說，1937 年的《古代の内鮮關係》（古代的日朝關係）中敘述：「過去在日本，有許多各色各樣的種族，其中最大的有四個。那就是天孫、出雲、蝦夷、熊襲（後來，漢種族，韓種族也加入進來）。這四大民族結合起來構成今天的日本民族」〔朝鮮總督府學務局社會教育課 1937：19〕。1918 年，喜田貞吉在《日本民族概論》的〈種族和民族〉一章中指出，「民族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精神方面。……有的時候，不同的種族聚集混合而構成一個民族；也有的時候，在一個種族之中，也會產生許多不同的民族」〔喜田貞吉 1918/1979：53-54〕。

中曾根總理和塩川大臣的發言明顯地繼承了這種 20 世紀前期的混合民族論。我認為當時的「日本民族」並不是主體民族的名稱，而是作為在

<sup>25</sup> 第 107 回国會衆議院預算委員會議錄第 3 号，昭和 61 年 11 月 4 日，13 頁。

<sup>26</sup> 第 107 回国會衆議院文教委員會議錄第 2 号，昭和 61 年 11 月 26 日，27 頁。同第 3 号，同年 11 月 28 日，14 頁。

日本領域內，從近代國家成立之前起，生活過來的複數民族的總稱。也就是說，原來的「日本民族」概念與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的（由 56 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概念基本相同。但是，過了半世紀，中曾根和塩川講的「日本民族」，在概念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認為，原來構成「日本民族」的諸民族，已經融合消失，變成了單一主體民族的「原材料」。這無非是民族熔爐論而已。

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各民族難道真的熔化殆盡了嗎？如果愛努民族在熔爐中熔化，已經失掉原來的民族特性的話，那麼，大和民族也應該一樣消失了。如果愛努民族與大和民族都沒有被熔化，還保持著民族固有特性的話，出雲、蝦夷、熊襲、隼人等其他民族也不能說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我看來，這就是 2007 年，當伊吹文科相說出「大和民族一直統治日本國」，「一個民族占國民的多數」，「均質性非常高的國家」的發言時，為什麼在網絡上出現不少從蝦夷、熊襲和隼人等的觀點，來進行異議和批判的理由了。

## 結論

日本政府在 2000 年 1 月，向聯合國提交了「關於貫徹實施〈消除一切形式種族（racial）歧視國際公約〉的情況報告」（聯合國文件 CERD/C/350/Add.2, 26 September 2000）。該報告使用了「Wajin（和人）」一詞，並解釋：「和人包括除愛努以外的所有日本人（all other Japanese, except the Ainu）」。這樣一來，沖繩（琉球）人和擁有日本國籍的朝鮮民族也算是「和人」了。這個記述再次暴露出日本政府對民族觀念的混亂。

針對這一報告，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ERD）在 2001 年 3 月，勸告日本政府，實施日本國內的民族（原文 national or ethnic groups）人口統計<sup>27</sup>。日本政府當時回答，考慮到報告人的負擔以及政策的需要，將研討是否在國政調查中加上民族統計的項目。可是直到 2015 年的今天，政府還沒有做過民族統計。

日本外務省又在 2001 年 8 月，就 CERD 對日本的勸告，發表政府的立場：「我們知道有些人主張，沖繩的居民是跟日本人種（Japanese race）不同的人種，但是……居住在沖繩縣的人或出身於沖繩縣的人（natives of Okinawa）都是日本人種，在社會概念上，不被認為具有和日本人種不同的生物學上或文化上的特點」。可是，沖繩人主張的並不是「人種（race）」的異同，而是「民族（national or ethnic）」的認同感。沖繩「在社會概念上，沒有文化特點」的政府主張是和旅行社宣傳沖繩的「異國情趣」，引誘大批日本「本土」人去沖繩旅遊的現實，也有很大矛盾。

在日本，在進行民族統計時，首先遇到的可能是「日本人」內部的民族意識問題，而該問題的出發點則是「如何規定日本多數民族」。依我看，大和民族不一定是日本的絕對多數民族。如果現在政府問日本國民每個人的民族成份，到底有多少人能夠肯定地回答「是大和民族」呢？我曾問過聽我課的大學生們，大部分學生的回答是「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民族」、「沒有想過民族成份的事」。應該說，至少清楚的是，在歷史版圖上，大和民族的領域並不是現有日本的大部分，而只是其中的幾分之一。北海道和沖繩不是。不服從大和的人民所在之地區：東北、出雲、九州南部也不是。與出雲有密切關係的「越」也可能不是。在古代（700 年左右），畿內（大

<sup>27</sup> 聯合國文件（UN DOC.）CERD/C/58/MISC.17/Rev.3 Add.1, March 2001, para.22.



和) 政權為減少越國的勢力，將該地區分為六國（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現在的福井、石川、富山、新潟縣）。在江戶時代，訪問越後國的畿內文人新樂閑叟，把越後稱為「夷狄的地方」。另外，在 1915 年，風間正太郎也曾寫過「越洲屬於北狄」〔風間正太郎 1915：25〕。筆者甚至認為，宗像族和安曇族的起源地—九州北部本來也不是大和民族的領域。所以，當要對每個日本國民的民族成份進行調查時，大部分的日本人很可能遇到困難和混亂。在我看來，這就是在日本要推進民族承認和民族認定時，會遇到的基本問題，而且也是至今日本不願意推動民族承認工作的根本理由。

不過，從日本社會的均一化達到一定程度的上世紀 80 年代末期以後，在日本各地，連續發生地域語言的復權運動，蝦夷、熊襲的復權運動<sup>28</sup>。其原因是人們注意到在追求均一社會時，會失掉很重要的東西，所以開始挖掘地方固有的歷史文化。

日本人應該從「單一民族島國論」或「以大和為中心的一元文化論」的幻想中解放自己，恢復或構築以多元社會為基礎的民族認同感。環抱日本列島的大海，是把日本社會與世界各地連接起來的媒介。在這個開放的列島，自古以來，各種各樣的來往和交流日積月累。日本是多民族聯合體，是由大和，出雲，蝦夷，熊襲，琉球，愛努，越，筑紫（宗像，安曇）等，繼承了自古以來歷史的諸民族構成的。我相信，這樣的民族概念的轉換，將會促進日本的民族承認。

---

<sup>28</sup> 關於蝦夷和熊襲的復權運動，請參考：岡本雅享《民族の創出》第 6 章〈アテルイ復権の軌跡とエニシ意識の覚醒〉和第 7 章〈クマソ復権運動と南九州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追記：本論文，因篇幅所限，割捨了不少詳細說明和根據（腳註、資料來源等）。為彌補這些不足，請參考研究「日本 Nation Building」的拙著《民族の創出》（民族的創出）。

## 引用文獻

失言王認定委員会

2000 《大失言》東京：情報センター出版局。

岡本雅享

2014 《民族の創出》東京：岩波書店。

小熊英二

1995 《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東京：新曜社。

檜山銳

1904 《対外日本歴史》東京：文会堂。

喜田貞吉

1916/1980 〈蝦夷の馴服と奥羽の拓殖〉。原收入 日本歴史地理學會（編）  
《奥羽沿革史論》東京：仁友社；後收入《喜田貞吉著作集9 蝦夷  
の研究》東京：平凡社。

1915/1979 〈日本太古の民族について〉。收入《喜田貞吉著作集8 民族史  
の研究》東京：平凡社。

1918/1979 《日本民族概論》。收入《喜田貞吉著作集8 民族史の研究》東  
京：平凡社。

崎谷満

2008 《DNA でたどる日本人10万年の旅—多様なヒト・言語・文化はどこ  
から来たのか？》京都：昭和堂。

2009 《新日本人の起源—神話からDNA 科学へ》東京：勉誠出版。

篠田謙一

2007 《日本人になった祖先たち—DNA から解明するその多元的構造》東  
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真田信治

2002 《方言の日本地図—ことばの旅》東京：講談社。

倉島長正

- 1997 《「国語」と「国語辞典」の時代(上)―その歴史―》東京：小学館。
- 山口仲美  
2006 《日本語の歴史》東京：岩波書店。
- 安田敏朗  
1999 《〈国語〉と〈方言〉のあいだ―言語構築の政治学》東京：人文書院。
- 佐藤鐵夫  
1961 〈出版によせて〉，收入漢東種一郎，《出雲の方言》松江：漢東種一郎發行。
- 金田一春彦  
1988 《日本語(上)》東京：岩波書店。
- 新田均  
1999 《「国民の祝日」の意義を考える》三重：皇學館大学出版部。
- 井上勲  
1991 《王政復古》東京：中公新書。
- 千田稔  
2007 《古代の風景へ》大阪：東方出版。
- 松本芳夫  
1954 《日本の民族》東京：慶應通信。
- 門脇禎二  
2000 《古代日本の「地域王国」と「ヤマト王国」(上)》東京：学生社。  
1990 〈越と出雲〉，收入森浩一(編)《古代翡翠道の謎》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1992 〈日本人の形成〉，收入荒野泰典等(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4 地域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萩原千鶴  
1999 《出雲国風土記》東京：講談社。
- 松村武雄  
1958 〈天孫民族系神話と出雲民族系神話〉。收入風巻景次郎(編)《古事記大成5 神話民俗篇》東京：平凡社。
- 笹川種郎(笹川臨風)

- 1898 《日本地氣論》東京：普及舎。
- 中嶋繁雄  
1979 《日本の名門100家》東京：立風書房。
- 園山和夫  
2006 〈北の大地に魅せられて〉，收入《WAVE》第9号。
- 瀧音能之  
2001 《古代の出雲事典》東京：新人物往来社。
- 千家尊統  
1968 《出雲大社》東京：学生社。
- ラフカディオ・ハーン (Lafcadio Hearn=小泉八雲) (池田雅之 譯)  
2000 《新編 日本の面影》東京：角川書店。
- 小泉八雲  
1904/1932 《神国日本》東京：第一書房。
- 大和岩雄  
2000 〈大国主神と神々の体系〉，收入谷川健一(編)《日本の神々—神社と聖地 第7巻 山陰》東京：白水社。
- 原武史  
1996/2001 《〈出雲〉という思想》東京：講談社。
- 水野祐  
1975 《古代の出雲と大和》東京：大和書房。
- 司馬遼太郎，上田正昭，金達寿  
1978 《朝鮮と古代日本文化—座談会》東京：中央公論社。
- 真田信治  
2002 《方言の日本地図》東京：講談社。
- 出羽弘明  
2004 《新羅の神々と古代日本—新羅神社の語る世界》東京：同成社。
- 内藤正中(編)

1997 《図説 島根県の歴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堀内光一

2006 〈自民党政治家の「単一民族」発言を問う〉，收入《月刊社会民主》  
2006 年 3 月号。

朝鮮總督府學務局社會教育課

1937 《古代の内鮮關係》京城：朝鮮總督府學務局社會教育課。

風間正太郎

1915 《桐原石部神社並神陵考》新潟：齋藤彦太郎發行。

（責任校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周士煌）